

西湖之月

許欽文著

前 附

這在許久以前就想寫，去年這時已把大概的情形告訴了人；只是爲着唱書改文，得不到相當的時間，自然也可以說是原非認爲惟一重要的工作的了。一年多來我已寫了苦有其事和仿佛如此，還又寫了胡蝶，可是那些零碎的短篇，都是在短促的時間或盛暑中勉強寫下的。這不敢輕意開始，在我，也可以說是鄭重其事的了。

兩個多月以前我已決意在這寒假期內寫就這個，不料阻礙重重疊疊地發生，正如這裏面底情形，幾乎弄得毫無結果。現在雖已勉強寫了，却因此破壞了我底設想中的西湖之月；換句話說，就是寫得不滿意，雖然好像償還了筆宿債地有點痛快，却也好像失去了件心愛的東

西似地難堪了。

如今想把我底固有的西湖之月完全寫出委實難了，因為：有些地方已經有了變動；有些地方是預期變動的，却依然如故；譬如，以前走着正在修築的馬路的時候，總以為不久就可以安走平整的路面，本已認作希望的描寫，現在已經很明白，東段還是「黃泥濘」，西段已經「瘦得露骨」了，可見湖畔底馬路原是難以修築完整的，觀念一經打破，就寫不成了。

又如，以前眼看得賣新書的鋪子一家一家地新開起來，本來只賣舊書的也漸漸地帶賣了新書，總以為就可多看幾本新點的書，本已認作樂觀的描寫，現在也已很明白，書鋪子雖有新開的，可是也在被封閉，已連純文藝的短篇小說集也有算作「共產書籍」被禁的了，可見在湖畔，書鋪子多開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觀念既已打破，不是也就寫

不成麼？

我並不以為湖畔底情形都像這裏所寫的，只是確已有了這種感覺了。如果有人不以爲然，能够明證其必無，確定原都是我底錯覺和幻覺，那我不但不想固執，而且也是很願意的！

以黨治國之第二屆寒假，許欽文記於

寒梅尚未盛開臘梅多已謝落的湖畔。

星期六底晚上，已經九點多鐘，方子英才和剛才同桌喫飯的一道從西悅來底樓上下來。到了門口，大家脫着帽子道別以後，就各自分路，有的跳上包車，有的雇起散車來，有步行到西浣紗路去的，也有步行到大方伯去的，胡敏生却陪伴着方子英走向湖濱底一邊。到了公衆運動場底附近，行人稀少了，胡敏生就緊跨了兩步，走在方子英底左肩旁，輕聲說，『子英，剛才聽了他們那些話，你總已更明白點了吧，這裏底情形？』

『是的，』方子英失意地回對，『可是好些地方我終於沒有聽清大概是許多以前的事情都不曾接頭的緣故。』

『剛才，喫飯以前，我還有着一路的希望，』胡敏生深深地歎了口氣又說，『現在，可是，真覺得事情實在是太難的了！』

『怎麼了？』方子英迅速地旋轉頭去看了眼他底同行者說。

『你看！剛才周宇堂所說的情形，他，那個胖胖的紅臉孔，所說的話，你總已聽清楚了吧？』

『是的，總也只是說得情形不好罷了。他雖然說了許多許多的話，可是總括起來，大局不好，他自己底情勢也不好，不就只是這兩句話麼？』

『你這些話說得不錯，可是，這就把我現在所有的唯一的希望也已打破了呢！』

『怎麼呢？』

『本來，我自己已經失敗了，但是你已被我叫了來，我想從他說

法，使得你不至於空跑；哪裏知道他也已經不行，將要和我一樣了，實在已經差不多了！』

『你說惟一的希望，就是爲着安插我麼？』

『是的呀，你已這樣老遠地趕了來，——我實在覺得怪不好意思了呢！可是當初，我在打電報叫你的時候，以爲時局雖然並不十分可以樂觀，但是總已有了頭緒，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只要好好地努力下去，總就可以得到好的結果了；又以爲許多事情都待從頭建設，正迫切地需要人材，所以趕緊打電報叫你快來，哪裏知道會得突然大變起來，——阿阿！那使人永遠難忘的人呀！現在居然又是這種人底世界了！』

『可是敏生，我勸你不要專爲着我難過；我這次雖也可以算是被你叫來的，其實早就決意趕來，只是遲早點罷了。』

『如果我不打電報叫你，你總得應了畢業考試才來，現在是害得將要到手的文憑也成問題了。』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大關係，反正功課已經模模糊糊地聽滿了，並不說是我底學問已經够了，再聽下去實在也得不到什麼，況且至多也只有四個星期了，這四個星期裏面，教員總要因事請了假再因病請假的呀；他們教了書掙不到錢，也是難怪要這樣的。而且還得除去考試的時間。而且，如果你不會失敗，我那邊底事情，不是總也得放棄了的麼？』

『如果這邊有所成就，放棄了那邊底是算不得什麼的了；阿，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實在已有許多遠因很顯明，我不會仔細考察一下，實在是懊悔不及的了！』

『但是敏生，我勸你千萬不要懊悔，這實在是無用的，也是不應

該的；況且就是你到了現在還是不會失敗，將來結果究竟怎樣，也很難說；而且，時局既然會得突然大大地變壞，過了幾天又突然大大地變好起來不也是可能的麼？」

『不，子英，你不要再生妄想了；我已比你看得多，這裏底情形我比你清楚得多了：這次的突變雖然發動在老頭子，但是附和的多半都是年紀很輕的青年。我是一向厭惡遺少比厭惡遺老得更厲害的，這次突變以後，却時刻使我碰見遺少了，至少可以說是時刻遇見遺少相似的青年了。而且他們，我可以說是他們，這裏有爲的男子實在太少了，他們並非都是富有資產的呢，一部分也是什麼都沒有的，但是他們偏偏都要盡心竭慮地爲着土豪們出力。不知道究竟爲着什麼，從前看了一般當兵當警察的爲着六元八元一月的餉銀，肯爲軍閥土豪等拚命，以爲那是沒有智識的緣故，可是現在，這裏底一班青年，說起來，

都可以算是有點智識的，可是也只爲着幾塊錢一個月的事情，就大大地賣起友來，殺起人來了！」

『阿！』

『我想爲你就從周宇堂設法個職位，也就是爲着這些原因。看來我和黃幼林幾個人是一時再也無法出面的了，你是比較穩全妥當的，又沒有明顯的黨派關係，以爲且由周宇堂過個渡，暗暗地佔個地位，多少總可以使得事情弄好點起來，哪裏知道這又不能成事實！』

到了公衆運動場底面前，他們在清華旅館底角上轉了彎，經過十字路口以後，就在面前望見了一隊提着紅綠燈籠的人衆，同時聽見了高呼的聲浪。

『你聽明白了麼？』胡敏生看了眼方子英低聲說，『他們喊着的不只是只有「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了麼？昨天還同時呼喊「打倒資本

家」呢！」

『這種是什麼人呢？』方子英問他底同道。

『怕是什麼工會裏底人罷。』

『工會倒已成立了麼？』

『成立是早已成立得很多的了，而且每種工會都已有了兩個了呢；可是都不能真正地實際工作，倒反給對方利用作工具了。總之現在已只能聽到「打倒共產黨！」的口號，連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也已難以聽到了；已經一樣，至多只有聲音大小的分別了，無論是出於市民底嘴巴的，學生底嘴巴的或者工人底嘴巴的！』

『哦！羣衆原是盲目的呀！』

『羣衆是盲目的，這我以前並非不知道；可是實在想不到，竟會盲目到這樣的地步。啊，要是早就明白，所謂羣衆，原是盲目得這樣

的，我是決不敢打電報去叫你的了！』

『阿，敏生，怎麼你還要固執着說出這種話來，無論什麼事情，無論弄得怎樣，懊悔實在都可以不必；總之你覺得應該打電報叫我就打電報叫了我，那是不錯的，我覺得應該來了也就來了，也是不錯的，至於結果怎樣，成績怎樣，都是另外的事。我們原都不曾弄錯，我們原都是照着應該做的實行的，何必懊悔呢？』

『照理論，你這些話是說得很不錯的。』

胡敏生點着頭說了，獨自向湖邊底一面斜跨了幾步，仰起了頭看了看天然飯店上底大鐘，就現出驚異的神情慌忙地說，『啊喲，時候已經這樣晚了，我還得到聚英旅館裏去看一個人，只好明天再說了，子英！』

『好！』

『明天你在旅館裏等我，我一定去看你？』

『好！』

方子英看着走回原路去的胡敏生底背影，覺得他那朋友行動得非常局促，好像已經着了忙了；又覺得他已非常憔悴，性情也已變得很厲害，本是出名仔細含蓄的人，已經變成粗暴直率的樣子了。他以為這實在是出於意料的事，本是相處多年的老朋友，相隔不過幾個月，已有從頭認識一下的必要了。

胡敏生順着馬路轉了彎，連影子也看不見他底了，方子英就獨自走向湖濱公園，依着步道慢慢地踱去。

從第一公園到第二公園，他只覺得自己正在走路，並不清楚走在什麼地方，因為他底腦中正在很激烈地混沌地想着。他忽而想到胡敏生底神情，忽而回憶到自己決意動身以後時的情形，忽而又推想起自

已底前途來。他爲着胡敏生慨歎，爲着自己恐慌。他覺得最爲難的是人地生疏，幾個熟友既得離去，他將一切無從入手了。剛才他和胡敏生談着的時候雖以爲無須懊悔，可是這時，他因恐慌引起了疲倦乏力的感覺，也就以爲這次實在太冒險，還是不動身好了。

清涼的風不絕地吹向他底臉面，到他踱完第二公園底步道，走進了第三公園，已把他底因爲勉強喝了點酒的醉意吹醒，許多混沌的念頭也就消去了。他才知道一路走着，他是接連地蹈着枝葉底陰影。那樹底枝葉被風吹着不絕輕輕地搖擺，陰影跟着移動，顯得很是玲瓏。

他看得很是感興了，爲想看明白那陰影底本體，仰起了頭，也就看見了高懸在空中的月亮；那秀麗的卵形的月面，宛如正在微笑的臉孔，似乎正在譏笑一般人底固執，也像是在勸人善自歡樂點。

出神地仰望以後，他不由地注視四周底景物：湖水輕輕地盪漾

着，波紋間閃耀着細碎的銀光，湖面上散點地浮動着輕漂的小艇，小艇上載着姿態窈窕的黑影。於蒙朧中，保叔塔挺秀地筆立着，好像是想和初陽臺爭高下；南高峯和北高峯底曲線隱約地劃分着天和地底界限。

『西湖底風景委實好！』他不期然而然地想，『晚景更好，這樣的月下的晚景怕是最好沒有了的罷！』

最使他感動的是那些從微風傳來的歌聲，每次聽到，他總全身都起感應，不覺微微地打一個寒顫，好像所有他底念頭同時全被喚起了。

他想這樣婉轉的腔調，老在北地的自己委實許久不曾聽到了。

他又這樣想，就是人生底方面原是很多的：堅抱着一種主義力求實行固然是一法，並無一定主見，隨機應變，也非不可；以爲只須把當時覺得應做的實行了便得了。

他覺得如果就把這月下的西湖底情境描寫出來，這工作雖和從事社會的建設的業務不同，但是各有意義；以爲只要用這樣的西湖底情境做背景，把他這次所受的感觸，和由這情境引起的往事底回想融合在一起，寫成一篇東西，無論是詩歌，是戲劇還是小說，他這次可不再算空跑，決不是失敗的了。他想這工作總得讓他獨自做到，所以他就得得意起來，也就擬定了題目，就是西湖之月。

一一

第二天早上，九點多鐘，方子英還獨自躺在清泰第二旅館裏底床上。昨天晚上他從湖濱第四公園底末端走回的時候，清泰第二旅館底靠湖邊的綠油鐵花門已經關鎖好。繞到正門，回到房裏以後，因爲孤寂，也已疲乏，他就躺在牀上，不久也就睡着了。這時他已醒了不少

時候，身體也已舒適了點，只是房內外都靜悄悄，好像時候還很早，所以仍然躺着。

他睜開眼來打量房內底情形，掛在假鐵牀上的帳子昨晚忘記了拉攏，一眼就看到牀上底玻璃窗，略一輪眼斜看，兩旁底牆壁也就一目了然。他覺得氣太逼，房間委實太小了。但他也就感到滿意，因為他已回憶起了這次趕來路上的情形：從天津到上海，化了三十二元的水腳，只得在一間在船尾廁所旁的小房子裏和人合住，又氣悶，又振動得厲害，而且是隻貨船，速力固然小，且又不湊巧，剛想出口，潮水不足，只好等着。在黃海又遇大露，只好隆隆隆地拋錨。好容易到了吳淞口了，又因為潮水太急，只得再隆隆隆地拋錨。從上海到杭州更喫苦，火車專供軍用，只好坐小火輪。本來二十四小時可到的，因為船隻拖得多，行了五十多小時才到；乘客擁擠，他無法躺倒，整整地